

定格在记忆里的身影

■ 盛新虹

多年了,我一直还记得父亲在跳板上的情景。此刻,与父亲有过亲密接触的那几根扁担竖立在我眼前,它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幽暗与宁静,好像默默地收藏着什么。

推开老屋尘封的大门,父亲生前用过的农具安静地躺在不起眼的角落里,锄头、耙、镰、铁锹、蓑衣……有的刃口敷了一层土黄色的泥锈,有的已经朽坏。在这些积满灰尘的农具里,几根靠墙而立的竹扁担,让我的目光停滞不前,同时也唤醒了我的年少时的记忆。

父亲是农民,一辈子与泥土打交道,除了老婆孩子热炕头,与他最亲近的,大概就数这些农具了。自打我记事以来,扁担一直挑在了父亲的肩上。父亲用勤劳的双手,耕耘出满园绿意,而那根扁担,就像是父亲的武器,又像童话故事里的魔法棒,不仅挑起了家中的柴米油盐,挑起了全家人的欢笑,更挑起了生活的希望与梦想。

初中毕业那年暑假,我沉浸在考上理想高中的欢愉中,对新环境充满了想象。家里刚忙完夏收,父亲正张罗着把晒干的稻谷盛进一个个谷箩,再一担又一担挑到船上,准备运到乡里卖给粮站。我因为早就想买一本课外书,便趁机与父亲一道来到粮站。在等待的过程中,就这样看到了父亲艰辛的一面,我不愿看到的那一面。

船摇到粮站码头,接下来就是卸货搬运,过磅称重,然后把稻子倾倒在指定的谷仓。父亲从谷箩下抽出一根扁担,长而结实,原先青黄的颜色早变成了棕黑色,两头的手把已经被手掌磨得光滑发亮,不用说,那是父亲辛勤劳作的印记。粮站的谷仓已经堆得很高,工作人员早就架起跳板。父亲脱掉湿透的上衣,用搭在脖颈上的毛巾擦了几下身子,我看到他黝黑的肩膀两边有一道红彤彤的勒痕,在烈日下火辣辣的刺眼,心里忽然涌起一股心酸。

父亲熟练地将箩络(一种代替绳索、用竹蔑片扭成小指粗的农具)结环套进扁担两端,半蹲身子,扎好马步,肩窝顶住扁担中部,一手挽住扁担,一手撑在大腿上,使劲往上一顶,随着哼哟一声,一担百来斤重的稻谷沉甸甸地压在了父亲肩上。我明显看到父亲的小腿肚在打颤,他皱紧双眉,咬着牙,待稍稍调整担子的重心后,便迈开腿,一步一摇地向高高的跳板走去。

跳板大约30厘米的宽度,刚够放下一双大脚。随着坡度越来越陡,扁担变成了上翘后沉,父亲挽住扁担的手更加使劲地往下压,后面拉住箩络的手使劲往上提,这才勉强吃住力稳步上行。我抬头仰望,越仰越高,不禁暗中替他捏了把汗,生怕有什么过于强烈的光亮忽然晃花了他的眼睛,生怕他一个趔趄……父亲的脚步似乎从未停歇,继续着一趟又一趟往返,从船里到谷仓,从谷仓到船里,不知经过了多少个来回。

多年了,我一直还记得父亲在跳板上的情景。此刻,与父亲有过亲密接触的那几根扁担竖立在我眼前,它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幽暗与宁静,好像默默地收藏着什么。根据大小、长短以及负荷的重量,我大致能区分出这根扁担是挑水的,那根是挑柴火的,砖窑厂挑砖的,建筑工地挑水泥、石灰的……抚摸它们,像抚摸父亲经历的那些岁月,扁担啊扁担,它挑来了斗转星移,挑过了一道道年轮,也挑走了我的父亲。我心里忍不住想问它们一声,还记得我的父亲吗?他那双粗糙的大手曾经牢牢攀附过你们的身躯,他的汗水浸透了你们,使你们再也发不出悠扬的箫声和清越的笛声。你们还记得他吗?我的父亲——跳板上那个身影。



夏日如盖

若琛摄

雪域新歌

■ 孙婧苓

许多外地游客也被这热情氛围所吸引,载歌载舞间,围成的圆圈越来越大。在金色阳光的渲染下,绿水青山为舞台,蓝天白云是底幕,色彩艳丽的裙裾飘扬飞舞,荡起一道多彩的弧线。

我是一个生长在成都平原的女孩。童年时,爷爷常给我讲上世纪50年代他在康巴高原的援藏筑路故事。从那时起,我就对那片神秘的土地充满敬畏之心,并梦想亲身前往。直到前年考上地处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市姑咱的四川民族学院,我才第一次触摸到她特有的历史脉搏。

姑咱处在318川藏线上,坐车越过二郎山喇叭河,绕过九曲十八弯,苍茫高原雪山尽收眼底,让人不由生出“没有比人更高的山,没有比脚更长的路”的豪迈情怀。车驶入泸定大渡河悬崖上的九道拐,顺河上行便迎来从“康巴第一关”折多山流淌下来的冰雪之水,河水经康定流入大渡河会口处右岔,溯流直上矗立眼前的便是姑咱古镇。

置身校园,远眺蜀山之王贡嘎雪山,诗一般的丹巴美人谷和仙境般的甲居藏寨印入眼帘。

据说姑咱这一地域有个神秘的地方叫“鱼通”,由一古老族群而得名。古代鱼通部落将栖息地选择在独立封闭的大渡河两岸,沿河东面的亢州与章古两地像钉子般分别扎根在大河两岸,地势险要,易守难攻,形似闸门,将鱼通部落紧闭。护门神就在大门中央,姑咱由此而生。姑咱系藏语方言,意即“锁匙”。这个传奇地名,原来是一把紧紧守护古代部落的金钥匙,贯通古今,直指未来。

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说:“以康定为中心向东和向南划出一条走廊。把这条走廊中一向存在的语言和历史上的疑难问题,一旦串连起,就像围棋的一子相联,全盘皆活。”费孝通先生视康定为藏彝走廊心脏,不仅是其居于民族迁徙走廊和茶马古道交汇中心的特殊位置,更因康定是南北众多民族文化的碰撞之地,是南北民族与文化融为一体的棋眼。古老的鱼通部落在历史长河中扮演了特殊角色,这种多民族融合,也将各种文化融入鱼通文化,使鱼通文化在藏民族文化中独树一帜。新中国成立以来,特别是改革开放和党的十八大大以来,让包括鱼通在内的甘孜州很多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时光荏苒,我在姑咱求学已两年有余。时常行走在姑咱及周边村村落落,感受那独具魅力的藏文化、秀美风光、慢生活。现在,这里已是康定市乡村振兴示范点,在挖掘和保护本土文化的同时,村庄面貌一新,现代化高等学府与古老民族融为一体,鱼通土司官寨、果香庭院若吉村、世外桃源色龙村洒落在群山怀抱中,姑咱正成为贡嘎雪山下的繁荣之镇、川藏线上的夺目明珠。如今,传统鱼通文化与现代文明穿越时空交融,从衣食住行到环境整治,从传统手工到文旅融合,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,新时代鱼通人搭乘移民搬迁的复兴号动车,在雪域高原唱响新生活凯歌。

那天,禁不住若吉村民的盛邀,我第一次穿上精致的藏族服装,在能歌善舞的藏族姐姐引领下,大家手拉手跳起锅庄舞。许多外地游客也被这热情氛围所吸引,载歌载舞间,围成的圆圈越来越大。在金色阳光的渲染下,绿水青山为舞台,蓝天白云是底幕,色彩艳丽的裙裾飘扬飞舞,荡起一道多彩的弧线。

我原来只是听闻姑咱是甘孜的“江南”,如今终于解开她名字里深藏的秘密。百年来,老一辈革命者、创业者,新时代开拓者、筑梦人,前赴后继,薪火相传,用信仰和热血作钥匙,开启各民族深度交融、团结奋斗的时代大门,迎来雪域高原腾飞发展的新征程。大渡河畔,热情的锅庄舞蹈、纯朴的爽朗笑容,随康巴热烈的风飞过群山,奔过原野,越过江河,最终和着多情的雨,落在蜀山之颠,化作圣洁雪水,反哺新一代康巴人。

高考是青春的一棵树

■ 葛亚夫

高考是青春的一棵树,或结果,或成材,都是成长。好坏的只是成绩,不是人生。那些阅历都是成长的年轮,青春的甜。

拍完毕业照,12年寒窗苦就定妆了,同学们却打不起精神。无关别离,只缘高考。无论老师如何舌灿莲花,我们仍面如古井。他叹气:传道授业解惑易,解解难难!

放下剪刀手,翻过试卷般笨重的身体,这才发现,身后有棵枇杷树,满树尽戴金枇杷。同学们如同发现新大陆,哄抢起来。没摘到的,又哄抢其他同学的……大家你追我赶,笑逐颜开。

老师摇摇头,笑了: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。这次,他没催我们回去备考。待我们闹腾够了,他说:“枇杷秋冬开花,春夏成熟,独备四时之气,这和你们也算惺惺相惜了!枇杷还是一味药,和胃降气、清热解暑,是百果之冠。这也是你们梦寐以求的!高考之路,不也是争冠之程嘛?摘吧!图个彩头。”

老师这样一说,我们更闹腾,谁不想折冠呢?那棵枇杷树却惨了。

然后,老师出了一个不在考试范围的题:校园里有几棵枇杷树?“学霸”“学渣”难得达成统一战线——摇头。老师说,还有两棵——“学霸”立即抢答:“三棵。”“学渣”一把推过去:“回班做题去!那两棵在哪?”老师故弄玄虚道:“来来来,给你们三粒‘仙丹’!但只能远观不可采摘,因为第二棵枇杷树有了,是门岗大爷精心护理的。”

那棵枇杷树,就在我们晨读的绿化区!咋就没发现呢?

老师说,这两棵树有啥不同呢?“学霸”从枇杷数量入手,那棵结果少,这棵多,得出园丁的重要性。“学渣”从味道入口,那棵果子爽口,这棵绵软,得出自然生长之妙。老师问吃意正酣的我。我满口枇杷,含糊其辞:“绝知此事要躬行,我非常赞同上述两种观点。”

老师微笑,没说话,带我们去找第三棵枇杷树。这棵藏得真深!在教学楼和院墙之间的陋巷,顾长挺拔,郁郁葱葱。感觉哪不对劲呢?哦!外面两棵树都硕果累累,它却敷衍了事,果实小而无。我们不禁叹气,大失所望。

老师问:“大家有什么想法?”“学霸”得意洋洋:“这再次验证我的观点,成长离不开园丁的培育。”“学渣”难得认真一次:“不成果,也可成材!一棵树,是结果还是成材,不应园丁去决定,而应自己决定。”

我们望向老师,时间留给他。就算不总结,也会来碗心灵鸡汤。

老师陷入沉思,莫名其妙地说:“我又不是树,你们问树吧。”

多年后,我们相聚,没了“学霸”,没了“学渣”。我们才理解老师的用心。高考是青春的一棵树,或结果,或成材,都是成长。好坏的只是成绩,不是人生。那些阅历都是成长的年轮,青春的甜。

如今,那三棵枇杷树还在,撑着各自的天空。老师每年仍会带新一届毕业生,依次去看一遍。

人生况味

“社坛·新街子”印象

■ 张致忠

西出瀘城倒右拐,城墙脚下一老街。进城出县必经路,嘉阳驿道东西来。三教九流聚散地,士农工商去复来。此处古立社坛,清代名称“社坛街”。

打铁红炉十多盘,叮当之声动地来。工具农具种类多,犁铧锄头推上摆。刀斧铲链小铁钉,门环门扣也有卖。民国街名易“工业”,坊间俗称“铁匠街”。

张王赵史几大户,居街经营八九代。客棧饭铺相连接,医馆学馆次第开。两头街口多茶社,糖果糕点味独特。街南有门开启处,进门可见窄巷街。

窄巷名叫“新街子”,巷口北出接宽街。青瓦木屋石板路,弯环倒拐显逼仄。巷内几多高雅人,诗酒酬唱好所在。书画琴棋育英才,堪称文化一条街。

新街成形于清末,清民邑乘未记载。至今不过约百年,从盛到衰仅几代。巷口南连竹木市,古堰清流入眼来。纵目远望见峨眉,江山如画称美哉!

经风雨历三百载,老街旧巷近埋汰。改革开放开新宇,枯木逢春好运来。瀘城处处多除旧,陋巷蝶变成新街。古房古屋古痕在,新情新貌新景开!

三顺亭小院记

■ 杨正常

院以亭名,亭以顺得。得之弥多,守之弥久,三之谓也。亭在小院大门之西北角,生金之地也。容八九人少挤,聚三五友合适。若一人独处,何如?

大智者造势,顺风顺水顺人意;小智者乘势,安业安居安身心。随其所遇而安者,亦智也。

主人举杯相敬:小院闲置已久,薄田耕种无多,欲辟为家庭度假之所,亲朋会聚之地。旋烧开水泡茶,旋泡豆子推豆花,旋挖芋头旋宰鸭,旋洗葱姜切切瓜。大家动手乐无涯,饭后琴棋诗书画。乞求嘉宾赐佳名,为我小院传佳话。院在市中区牟子镇,岷江边老龙村,院主姓徐,名国鑫,知恩图报人也。是为记。

七律·嘉州胜境

■ 岳波

三江浩渺抱嘉州,大佛千年镇水流。九顶晨钟惊鹭鹭,乌尤暮鼓伴舟舟。半城山水佛中佛,满岸灯辉楼外楼。食肆如云迷望眼,古城烟火匠心酬。

诗二首

■ 王光勇

一

半生颠沛追荣华,一世蹉跎终成空。夜深无处话凄凉,正是匆匆赶路人。

二

华灯初上时,佛陀亦未眠。独坐三江口,静待有缘人。

岁月留痕